

宝山史话

续集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东子钊

1991年

宝山史话(续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宝山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宝山史话》（续集）

编 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上海市宝山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 刷：上海宝钢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1年3月

印 数：10000册 **工本费：**2.00元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内部资料准印证（91）第23号

《宝山史话》(续集)编辑委员会

主任 彭望禔

EC78/05

副主任 朱保和 傅家驹 顾 愷 凌熙琅

委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卢学谨 朱保和 任晓初 杨方明 何荣贞

沈心民 林 锋 金志勤 张大卫 施仲兴

姜祖元 袁世福 顾 愷 凌熙琅 蒲锦文

彭望禔 韩光丽 傅家驹 薛 耘

责任编辑 何荣贞 沈心民 傅家驹 (按姓氏笔划为序)

责任校对 周之兴

目 录

与故乡人士述怀(代序)	陈伯吹	(1)
-------------	-----	-------

史海钩沉

江浦合流与黄金水道	(7)
十八墩遗迹	(12)
罗店民间抗倭记事	(14)
罗汉党、百龙党与小刀会	(16)
殷行古镇话沧桑	(19)
早期在宝山登陆的国际电报水线	(21)
血战东林寺	(25)

人物春秋

落拓江湖一奇才

——记月浦文人周书	(28)
宝山才子蒋敦复	(31)
民国宝山首任县长钱淦	(35)
为敦勤廉的鲍思信	(39)
宋庆龄两到宝山	(41)
居正与杨行	(44)
马君武在宝山	(49)
傅作义视察白遗桥人工降雨站	(53)
杨行英豪陆亚雄	(55)

牺牲在四明山的朱敏·····	(61)
探索、追求、奋进的李西坪·····	(72)
兄弟双烈士·····	(76)
女飞行员中的带头人陈志英·····	(80)
爱国人士陆阿祥·····	(82)
一生追随陶行知的马侣贤·····	(88)
振兴地方实业的顾纪长·····	(93)
陈梦渔风雨九十春·····	(95)

乡情风物

集镇顾村掠影·····	(98)
杨行春秋·····	(102)
刘行乡的三个集镇·····	(107)
月溪八景话今昔·····	(111)
长兴沙洲的变迁·····	(113)
1955年横沙海难·····	(117)
横沙环岛海塘·····	(124)
康家村今昔·····	(127)
吴淞的锚链生产·····	(132)
五七八房送“瘟神”·····	(135)
宝山中学溯源·····	(137)
观云测天 造福人间·····	(140)
通讯网络系万家·····	(144)
宝山虎踪·····	(147)
友谊公园的由来·····	(149)
宝山烈士陵园·····	(151)
宝山汤团·····	(154)

脚板年糕·····	(156)
扬子江畔话鲢鱼·····	(157)
罗店金家伤科·····	(159)
罗店汤家痔科·····	(162)
天花玉露霜·····	(165)
罗店惜谷会·····	(167)
香飘沪上的赵家花园·····	(168)

艺苑撷英

沪剧前辈丁婉娥·····	(171)
孤城喋血 气壮山河	
——一部反映宝山抗日的电影·····	(176)
罗店的清代庭园建筑·····	(180)
八仙对鼓 宝山乡音·····	(183)
江南丝竹声悠悠·····	(186)
民间艺术灶头画·····	(188)
古老的艺术花朵皮影戏·····	(190)
彩灯记趣·····	(192)

向故乡人士述怀

陈伯吹

正在一篇散文《在可克达拉农场里》完笔以后，还来不及细读一遍，邮递员已叩门送到《宝山史话》一册。“啊，宝山是我的故乡！”立即欣然翻读，正如唐代诗人王维有诗句“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撩拨起我爱乡思乡的情绪：

宝山西与嘉定为邻，前清雍正二年，才开始划分，三年，另立县治。由于地居长江出口处，汇合东流的黄浦江，注入东海，地处险要，历来为国防重镇。

是啊，自当年鸦片战争叩开了中国的大门，有识有志之士，怀着同仇敌忾的义愤心理，要求自强不息，其中的一项是教育救国，启迪民智，唤醒全国同胞，共同内向革命、外向御侮。

当年宝山县城虽小，周围仅及3里，登东门城上，一声遥呼，西城即能闻声响应，其城之小，可以想见。然而方圆之间，却有学校4所，在城内西北角，即有一所师范学校。初办时，应国民教育师资的需要，只办二年制，其后发展为办三年制，再发展办四年制，培养了成百上千的小学教师，为全县的普及教育，准备了充沛的力量，乡乡镇镇开办了国民学校（相当于今天初级小学）。这应归功于关心桑梓教育的前辈袁希涛（观澜）先生，以及造就大批小学教师

的宝山师范学校校长管城（小谷）先生与教师周望（梅初）先生。宝山小学教育的发达，他们功不在小，尤其是袁老。

谈到高等小学，当年全县只有3所：一在罗店镇，二在江湾镇，而以在城内的第一高等小学（其后逐步改称为县立小学，又改称为淞阳小学）的规模最大。校址原为清朝参将衙门，所以大门系四开间牌楼式的，正中的两扇大门平时不开启，从左右旁门进出。入门为砖砌的甬道，道旁左右植以两行冬青，碧绿整齐；冬青后面，植以柳树，至春则绿荫摇曳，景色宜人。走尽长长的甬道，便是一间门房室，所有学生、人员出入，管理颇严。进则乃是一大院子，中间用花砖砌出了宽阔的走道，两旁浅草平铺，其中各植槐树一株，树根四周，铺植花草，一年四季，此落彼开。走尽院子，大礼堂在焉。每当星期一，师生在此举行“周会”，高声共唱前任校长吴邦珍（字士超）先生作词的《校歌》——

……东望扶桑臂一振，同种文明进，
愿我黄帝之子孙，及今都自奋，……

歌声既优美动听，复慷慨激昂。师生唱罢，怀着爱国兴奋的心情，列队进入各自的教室上课。老师也抱着激动报国的心情，尽心尽力地向学生授课。

这情况，已在遥远的65年之前，但在我头脑里，还清晰地记得，永远不会忘却。当我在这学校供职的时候，校长是浦文贵（擷英），迁升县教育局局长后，由赵镛（序东）继任。年长的老教师有王庆钺（振威），熟读古文，又写的一笔好字；思想先进、教法新颖的教师，则有周应星（向之），徐光曾（学文），陈被禄（荷百）；此外还有数理教师袁辉

（伯丞）等，而我得到当时担任县督学王德昌（丰谷）先生的推荐，也能进入这个规模宏大，环境优美，师生教学相长，共同欢乐的好学校里担任教职。四年后，因政治问题，不得不与徐老师一同离开了这个可爱的学校与可爱的师生，距今已半个多世纪，仍然是一个恋念不忘的工作岗位。

回头来，为我在小学生时代的母校——宝山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作一次素描。我是这学校的第10届毕业生。我与兄弟陈汝宽一同入学，是由外祖母介绍入学的，她原来租住的房主，即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当时他年岁已高，是清朝末年的“拔贡”（位在“秀才”之上，但尚未进入“举人”这一级），所以是一位饱学之士，在镇上德高望重，是几百门生的有名的好老师。我还记得他来上课，扶杖登上讲台，不带课本。讲授古文时，信口背诵，逐字逐句讲解得非常清楚明确。当他抬头望空讲述时，“南山”也好，“乔木”也好，仿佛是亲眼目睹似的。坐在下面的学生，听来个个动容，禁不住出神地想，更禁不住出神地默念。我们都喜欢上他的课，并且十分尊敬他。他名李宗翰，字墨农。

有一次他上作文课。时值冬季，天气严寒，他扶杖上讲台，不加思索地在黑板上出题《呵冻作文记》。大伙儿因这题目触景生情，都低下头来写了，还不时望望窗外的雪景。我当然也一边呵笔，一边写文。交卷后，只隔一天，李老师将全部作文卷批完发下来了。我高兴的是这回得了第一名，还记住了老师在我字里行间，改增了两句“虽曰寒消九九，偏觉寒酿重重”。迄今已逾70多年，可我忘不了，仍然记得。谢谢墨农老师！他促使我爱好写作，并且懂得怎样写好语文。

李校长退職以后，教师中授英语课的陈祖楫（遯江）老

师，被选任了校长。从此他既教英语，也教国文。他写得一手好字，小楷、中楷都好。所有学校里头的门窗上，墙壁上、走廊里和教室里，都能见到他的字迹。“勤、慎、谦、和”，这挂在养正堂上的“校训”，写在匾上的四个大字，也是他的亲笔。至于他写的蝇头小楷，清晰工整，特别人家请他写在摺扇上的，美好得叫人舍不得扇用。

我是李校长最后一届的毕业生，家里贫困，无力升学，想要去上海报考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它的前身即著名的龙门师范），继续肄业，以求深造，不只担心学力不够，连一张报名投考的半身照片也无钱去摄，别说路费等其他费用了。父亲曾让我去他的友人在刘行镇办的永鑫南货店当学徒，三个月后，因病，又因体力不支，被遣返回家。陈校长知道了，为我与另一位闲在家里的毕业生郁云来，特别设了一个补习班，让我们继续进修，同时，也为学校做些力所能及的服务。

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民国8年（1919年）的10月，逃江老师在《申报》上看到中华书局招考练习生的新闻，赶忙由学校出面，写了一封公函寄往上海，为我们报名。回信同意来沪笔试，还须面试。这回，我的作文及格了，可惜身材不合格而落选。同去的同学郁君，由于计算能力强，珠算又娴熟，被录取了，我非常羡慕他获得学习又工作的好机会。

我羞愧地退了回来，可是老师不嫌弃我，仍然招我回校，照常办事。更由于潘赋涛老师的介绍，为李校长抄写《家谱》一式6份，我天天起早，时值冬令，呵冻动笔，任务完成以后，得到酬报12枚银元。我感谢之余，用2元购读《环游月球记》、《瀛洲历险记》等书，其余给母亲充当家庭开支伙食等费用。

已经下过雪了，时值隆冬，闻说宝山县开办甲种师范讲习所，为本县培养小学师资，两年毕业，学、膳、书籍、宿费全免，这是求学的良机，但我在中华书局折羽而返，灰心丧气，无意于此。可是我的老师关心我到底，一边为我报名，一边鼓励我应考，这回总算在百余名考生中，以第27名录取，两年后以第16名毕业。

最后愿意补一笔终身难忘的事，虽然我投考被录取了，但衣、被等一切必要的用品无着，不能赤手空拳前去上学，父亲连夜去亲戚金湘泉公公、银婆婆处借得5元，才得以成行。此虽是一件插曲小事，但不可忘也！愿志于此！向我的长辈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自民国11年（1922年）2月工作迄今，立志当人家有困难的时候，审事度理，该援助的必须援助，尽管力量微薄，必须尽其心力而为之。我自当乡村小学教师起，工作不忘学习，获得师友的鼓励与帮助，走上那儿童文学的道路，既从事于作品的创作，复致力于理论的研究，更翻译介绍国外的儿童文学名著，工作虽都没有做好，但仍当时刻努力前进。鉴于自己在成长中，要不是有师友的教导、辅助，可能一事无成。我行年八十有四，一生主要工作在于儿童文学这个课题上，今后仍要锲而不舍，力求进步，但也热切希望有志于此的中、青年，携手共奔前程，写出文情并茂的好作品，给予新生一代以好的精神食粮。

想到这，思考再三，获得家人与社会人士的赞同，即以65年来积储的稿费人民币55000元，捐作基金，自1981年起，一年一度地进行评选，对佳作即以所得的利息发奖。明年5月将进行第10届评选发奖。让中国的儿童文学，在创作上、理论上能大踏步地前进，敢与世界名作比高低，这是

我在学习与工作中逐步形成的认识与志愿。求请读者——特别故乡人士批评指教。

1990年 7月28日夜，自南浔归来写



江浦合流与黄金水道

任小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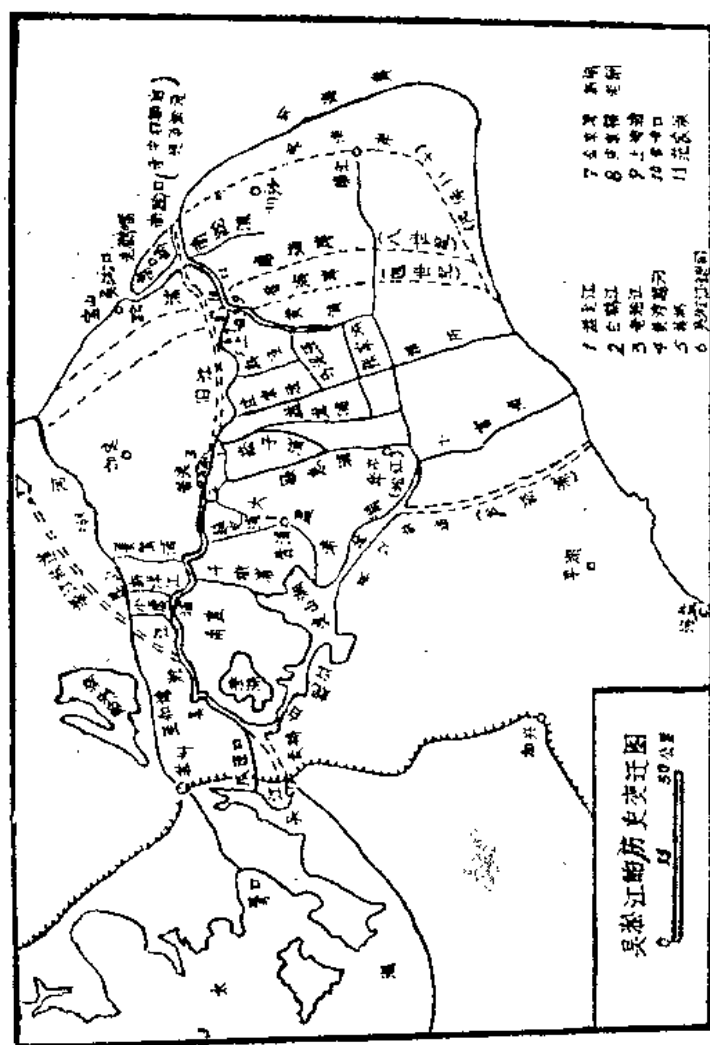
黄浦江滚滚江水，在宝山与长江相会，东流入海，它被人们称为上海的黄金水道。可是，这段河道并非自古如此，而是明朝初年夏原吉治水时，将吴淞江与黄浦合流而成，史称“江浦合流”。

直泄要道

太湖，古称震泽，周围地势低洼。湖水通过三条水道东泄入海，北面为娄江，又称下江，今称浏河；居中是吴淞江，古称松江，华亭府改名松江府后，改称吴淞江，又名松陵江，笠泽江；南面为东江，古称谷水，又称上江，今已湮没。三江下游由于潮汐泥沙沉淀，逐渐淤浅，时常改道入海。宋代以前，吴淞江入海处在浦东高桥以东的南舱口，该处江面辽阔，从来是泄水的主道。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修筑海塘前，南舱口严重淤塞，吴淞江改道流向大舱浦（即今复兴岛到吴淞口一段）入海。此后，娄江一度成为主要入海通道，刘家港（今浏河镇）曾是中外驰名的“六国码头”。但娄江地理位置偏北，松江、嘉兴等府的排洪问题难以解决。

黄浦的名称始见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当时的黄浦是指閔港（今闵行）向北一段，北流至今十六铺以东与上海浦相并，流至今外白渡桥以北，在今虹口区嘉兴路桥

吴淞江的历史变迁



附近注入吴淞江。宋、元时的黄浦，河道“尽一矢之力”（约合70米左右）。南宋初年修建了里护塘，堵塞了东江下游出口后，淀山湖及浙西平原之水转向东流，汇入黄浦，水量加大，河道逐渐加宽。但在明初，黄浦接吴淞江的下游段也淤塞严重。因而如何治理吴淞江地区的水患，成为明朝初年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夏公治水

夏原吉，字维哲，湖南湘阴人，生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明永乐元年（1403年），户部尚书夏原吉奉旨到苏州、松江、嘉兴等府治理太湖流域水患。他当时风华正茂，虽是朝廷大员，可处世理事兢兢业业，尤其是这次治水，事关七府人民生计与后世子孙祸福，更不敢草率。他博览前人关于治水的奏章、条陈，成败得失铭记在心。他换上粗布衣裳，不辞辛苦，徒步实地考察，遍访各地治水官吏、长老和有经验的治水民工，听取各种意见，然后一一对照，谨慎择优。他认为治理吴淞江应分治标、治本两步走。先调10万民工，开通吴淞江下游，疏淤浚塞；又将上游太湖之水，分调部分自娄江、白茆江入海。此时正值盛夏季节，他顶着骄阳，到处奔波，初步整治泄水问题。至于治本之道，夏原吉苦苦思索，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松江府治水有识之士叶宗行向夏原吉提出了治理吴淞江的大胆设想：放弃过于弯曲、容易淤塞的下游河道，疏通范家浜（今白渡桥至复兴岛一段），引黄浦水入吴淞江（大胥浦），形成一条黄浦——范家浜——吴淞江（大胥浦）的新河道。夏原吉对此建议非常赏识，特邀叶宗行详谈，从早到晚，直至深夜，两人越谈越兴奋。次晨，又联袂再度实地踏

勘。终于永乐二年（1404年）将此方案付之实施。

夏原吉连续二年施工开河，耗费帑银、民力甚多。有些人背地里散布了一些不阴不阳的话，说什么吴淞江、东江、娄江三江，是大禹治水的成果，《书经》有明确记载。圣人修建的河道，今人怎能随意改动，逆天之意是离经叛道。

形形色色的说法，刮进了夏原吉的耳朵，他十分烦恼，虽工程在顺利进展，可是内心颇不平静。他又一次走上工地，向有识之士和有经验的河工请教。一位老者对他说：“夏公治河，功大怨多；千载之后，功在怨磨。”意思是说历史会肯定他今天治河功绩的。短短数语，使夏原吉豁然开朗，胸中阴霾为之一扫，紧锁的眉心重又舒展开来。他不顾个人得失，毅然决定把吴淞江和黄浦的合流工程继续进行下去。整治后的新河道——黄浦在今外白渡桥附近汇入范家浜，通吴淞江（大跑浦）入海。

新河道水源充足，弯度减少，流速加快，激流日夜冲刷，河道渐阔，河床变深，泥沙难于淤积，成为一条大川。夏公之后的治水官员又在正德十年（1515年）疏吴淞江下游一段时，开辟新入浦之道（即今北新泾至曹家渡一段），引吴淞江水入宋家浜；隆庆三年（1569年）又疏宋家浜（今上海市区苏州河的一段），吴淞江下游完全改入今道，成为黄浦的一条支流。从此，几百年中，黄浦及吴淞江河道基本稳定，改变了以往多次淤塞，多次改道的局面，太湖水患得以根治。夏原吉在封建社会因循守旧成风的历史条件下，敢于打破常规，树立新章，改造河川，造福百姓，难能可贵！

黄金水道

江浦合流之后，原来的吴淞江下游入海水道更加变细淤